



考功部退思軒記

明呂文質

退思軒在今考功部公署之後諸大夫政隙休憩之所也今季春予自古條被召至京承屬予爲之記竊惟天官屬部有四而政理莫煩於考功凡內外庶官自公卿百僚下逮胥吏日集於庭者動計千百人而其德之厚薄才之優劣行之廉污言之誠僞功績之高下過失之大小皆所當知也非高明才智博識洽聞而又加之精思殆未易盡究其詳也狀聽覽於倉猝之際未若退思於從容之時蓋悔悞多由急遽而生義理皆自思雜而

得故也然則退思軒之扁實爲政之龜鑑匪直爲貴飾之具而欲人之觀美也想夫諸大夫當爲政之暇退處於軒掃榻焚香正襟而坐服九思之訓事四勿之語於心術則思正於威儀則思慎於服御則思過後於宴樂則思太康於賢才則思薦以利國用於貪虐則思去以除民殃惟以天下生民爲念而不暇計其身家以是而思則何謀不臧何政不善雖軒冕終身又何悔吝之有於此可見諸大夫志慮深遠不可涯涘也嗚呼人以眇然之身倏爾之年不啻太倉稊米傳舍過客耳而謂可

與天地參爲三才者其道安在哉在心而已心者一身之主宰萬事之本根而其官則主乎思也信能致其思則天地萬物之理皆備於我不暇外求以之修身則身修以之治人則人治以之變理陰陽則陰陽和以之愛育萬物則萬物遂古之上聖大賢名臣碩士所以德被生民功裨造化名傳後世而無窮皆基於能致思以盡此心爾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諸大夫生際明時身居顯位宜以遠大自期而致思焉毋俾世人專美前代也洪熙紀元乙巳甲申進士宜川呂

普濟寺碑記

兩  
王一夔

邑南距市數百武跨溪上有黃華橋袤二十餘尋深則  
袤之一焉通閩廣崇樂架木爲之甫觀成而黃華仙度  
黃華者不知何許人父老相傳織屨爲業傾生平所積  
成之因名焉其後水嚙橋圯邑人廣東鹽場司令鄒可  
權更造浮橋卽以東岸隙地建普濟堂捨田一百四十  
四畝山地一十六畝請善侶韓了然黃古月住持以供  
造橋之費且守墓也亡何船又壞工費難支更爲渡船  
故又名黃華渡云宋紹興間公六世祖頤建邑南龍興

寺公捨田地山場以贍之元初淮東鹽場副使廷佐建西隅正佑觀捨田三千把卽公父也後觀廢今爲鳴山王廟其田歸東嶽觀延祐甲寅復就紫山下建長春道院以奉先祠捨田八頃學士虞文靖公記載甚悉後因糧役籍沒公季子元亨訴於官得復舊址撥田續興元亨猶子本清重造殿宇道寮增田一十五畝專備春秋祭掃國朝洪武初例革庵堂遂更橋堂爲普濟寺募僧人居之歲久寺僧蕩廢其產船壞不治成化丙戌本清之子邦彥等就原產中析田六百五十把爲造船僱募水手之貲戒毋取往來錢物以傷祖宗施善之實其餘以歸常住嗚呼若鄒氏者可謂世濟其美矣前人積善之深後昆繼述之媿皆可書也遂爲之記成化二年丙戌嘉平月翰林院修撰新建槐庭王一夔撰

昭愛橋記

明何欽

宜黃爲撫望邑治之北有曹水焉源自崇仁雙坑迤邐  
而東經仙桂而合流於漳舊爲木梁於鳳山之前曰豐  
樂歲久就圯至順初始易以石曰迎恩亦圯路當撫建  
往來之衝行者絡繹霖雨忽作卽成洪流故往往有咫尺  
千里之歎正德辛未再侯受命來尹此土時乘瘡殘  
弛縱之餘侯竭心思殫精力尋其緒而經綸之越三年  
百廢悉舉而民力稍裕嘗求事之所當急者民以是橋  
請侯曰子責也遂相基改建於翁家汊以鳳山今爲學

官舊基妨於路爰咨爰度載畫公帑無所於藉迺捐已  
俸爲倡首僚寮屬吏暨民之仗義者皆樂於助費謀旣  
定具訴於當道得報迺委邑紳黃振佩李太玉董其役  
分任勞者則涂大禧嚴春福與有力焉經始於甲戌秋  
八月迨丙子夏六月告成衡丈十有三從十倍之爲兩  
翼以防岸齧爲三竇以殺水勢石售於山木售於林工  
以錙募者凡數萬鏹以兩費者千有奇完固雄麗屹跨  
中流往來者悉就坦途矣邑耆壽張元禮鄒浩清張世  
傑輩羣詣余曰侯之成是橋其惠大矣不可無新額况  
吾子素受知於侯不可不記其實也予惟是橋之成爲  
工則巨爲費則侈民若不知然者惟出作入息與是橋  
相忘於和風甘雨中侯之惠若政爲何如哉予故題曰  
昭愛且并其顛末記之侯名盈字文博湖南石門人書  
而記之者南海何欽也

興復社學記

明 鄒 賜

自鄉舉里選之法壞蒙以養正之功弛家雖有塾所以  
薰之者非其方人材之成風化所及亦因之異耳我國  
家酌古爲治里設一社學以陶銘少俊高皇帝八年諭  
臺省大官用心提調教各府州縣在城并鄉村子弟務  
要成效自後朝廷每申飭學校必條及乎社學天順間  
始命憲臣之督學者兼領之縣必四學鄉則未之聞焉  
宜黃地最僻社學亦四南山廟前鳴山廟前東嶽觀右  
黃陂橋左其遺址也歲久湮沒并爲神廟正德辛未冉



侯盈文博以老成之才來宰是邑慨然以興廢舉墜爲已任而尤急於首務適督學李空同公教條下諄諄以社學言侯喜謂天下事未有相戾而能成者也縣前空基一所蓋官地也社學之與其天使之也邪丞捐俸若干付諸坊廂之勤於奉公者劉金輻徐蕃瑞董其役奉命唯謹材取於山石運以舟楫出於冶不兩月告成正堂五間中爲延師之所外翼以號房三間則弟子所棲高尋有六尺廣三丈深一丈八尺前限以門四周維垣琅然絃誦之聲藹然風化之區侯又思師生無所相給盡其前之餘地爲屋十二間每間收買之屢歲銀若干貯以爲束脩楮墨費此皆申請而播告之者也自初役至終役人匠總若干工土木瓦石費凡爲錢若干繕事竣金輻懇言以垂不朽賜辭不獲乃謂之曰社學者作人之本古聖王之所重而我國家之所注意者也成周里學之制旣不可復已國初四學之立咸以爲見侵於神豈其然乎上不知所以爲教下不知所以爲學人固棄之神乃侵之於神乎何尤向微侯之綜理周密因事就功則是邑之社學終於泯泯而已爲師生者盍思所

以仰副盛心出爲世用繼侯者蓋思所以引長之鼓舞  
增益之其可也或移之以他用則侯之罪人也是則社  
學之作不爲徒作而秉筆者與有光焉彼其姑以紀歲  
月而已則亦奚貴侯世爲楚之石門人儒業振一時其  
宰此邑德惠洽於人大爲上下所敬服其盛德善政  
見稱於宜治十最悉矣茲故畧正德十四年四月翰林  
院鄒陽記

鄉賢祠記

明鮑鳳

古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祭於社者其道有三立德立功  
立言是也有一於茲皆足以垂世而軌物祠而祀之則  
宜然之三者三代而上合而爲一三代而下判而爲三  
世道之升降人才之高下於是焉分好古之士未嘗不  
撫陳編而興慨也說者曰德不足而爲功功不足而爲  
言有德以爲本不必乎功與言也是則然已太朴散而  
道德微後之世能遂熙然如太古矣乎未也於是君子  
畏天悲人不得已而有功而天下以爲成能折衷淆亂

不得已而有言而天下以爲定論則功與言也亦求其弗畔於德而已獨可少乎哉吾嘗觀古今之變而知全才之難及來宜黃又嘗歎文獻之不足徵而得先達沈湮之故蓋未始不由於鄉賢之無祠也顧其風淳俗厚事簡民朴意必有賢人君子如王烈之勸誘陳實之表正者以陰贊默助於其間而故老無從可問則進諸生而求之得若干人垂光蜚聲其猷爲足以裨時巖居川觀其著述足以垂後庶幾有功有言而弗畔於德者宜黃之才不止是卽是亦可以祀矣嗚呼君子處世有分有命皇路清夷名實純粹歌笑於梓桑之里歸老於釣遊之鄉豈非人情之所欲哉不幸而世變時艱則仗大節秉大義屹然不爲利害之所搖使人稱之曰某邑之人物若是乎其偉也此立祠之意也諸君子得之矣他如事業雖幸成而履滿不知止文章雖可取而失身於非人若此之類皆擯而不錄夫如是而後去取公夫如是而後前烈顯夫如是而後將來勸桐城鮑鳳記

名宦祠記

明 鮑鳳

名宦祠者祀舊宦於斯者也宦於斯者多矣曷爲止祀李詳而下十一人美報不可以濫及也祠舊末之立子曷爲創之從諸生請也旣定其人乃爲之言曰夫宦成名立之榮不問內外尊卑蓋皆有足樂者而江湖廟堂古人每以爲憂何也廟堂之計遠且大我不敢知試言守令自國計民情之外叢委應酬日不暇給喜事者或至紛更制度不能以無爲畏事者不過斂手疊跡不敢以有爲有欲卓然自樹於流俗者又爲上下之所掣肘

而伸縮進退皆不在我則又往往不能以直遂其志其  
不償天下之事者鮮矣又何望功之成邪若是而弗知  
憂焉者妄也予幼讀循吏傳未嘗不慨然想見其人及  
考求其道類以憂國愛民爲本誠使關雝麟趾之意默  
寓於周官法度之中與夫變通而與民宜者不膠於既  
往之陳迹則其居也人安之其去也人思之思之不已  
至於沒世而不忘則祠之所爲作也若十一人者是已  
夫官猶四時成功者去微令聞於一時若不付公論於  
後世所謂欣戚乎其心而四境喜懼者不足恃也恃其  
所不足恃民有祝其去者矣若是而弗知憂焉者又妄  
也予生也晚假令是邦仰止前修遂作是祠或曰有功  
於民則祀之合乎禮或曰有勸於後則錄之適乎義禮  
義以行事順人心也嘉靖元年壬午歲秋月知宜黃縣  
事桐城鮑鳳記

重修儒學記

明羅倫

成化十有三年宜黃修學成侂告紀成問基焉初縣令  
李詳創於皇祐鄧昌朝定於紹興自時厥後葺圯因仍  
草故鼎新以俟有庸問命焉基巡視大理卿夏公時正  
問事焉相提學憲副夏君寅巡道憲僉兩陳君琦琪推  
官張圭知縣僉璣宣力感勤乃殿大成乃新戟門先聖  
先賢像悉新若法明倫有堂尊經有閣棲息有舍庖瀆  
庫廩櫛星之門各因其舊新之莊嚴宏觀歌游藏息耳  
目之新壯矣吾子有言告我一三子新心志也不亦可

乎嗚呼學校之教先王備矣其性仁義禮智其情惻隱  
羞惡辭讓是非其倫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其行孝  
弟忠信禮義廉恥其文詩書禮樂其用家國天下先王  
豈遠人以爲教哉教學之方取士之法今雖異於古矣  
道之秉於人心垂於聖訓者固未嘗往也二三子習之  
而不察耳夫人於水火蹈而死者幾希矣知其害也利  
欲之害吾心甚於水火終身蹈之而不顧吾不知其何  
心也夫牛之與馬豢於人也力穡服箱一不能其職焉  
棄於屠賈之市矣士之食於人非若馬牛然也然肆其

私欲使民蒿焉喪其安樂怨汝詈汝不流於夷裔寘於  
刑辟亦幸而免耳終身安之而不悔吾不知其何心也  
傳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彰也寵賂之  
彰其甚此乎太息流涕不能已已嗚呼士豈有不愛其  
身也愛其身必先愛其國愛其國必先愛其民未有無  
民而國能自立者亦未有無國而能保其身者愛其身  
以及其民壽國命於無疆垂百世而不泯何此舍而彼  
取邪蒙以養正豫也二三子豫矣哉明先王之道贊否  
往泰來之運此其兆也庸瑄歸舍教諭包綸復于俞君

跡斯言爲何如是歲六月吉豐羅倫記

重修搗港橋記

明黃漳

嘉靖壬辰子承乏宜黃尹冬臘月取道臨汝旣入境有危橋不堪車馬論之搗港橋也予心怪之故事尹涖任公宴集羣僚邑博士具在因言宜興是役咸曰帑虛政劇容先此乎余以病涉之民王政所重乘輿之濟惠矣孟氏不足况國朝令典所載有司必先無後者耶不首此百墜孰從而舉於是籍帑藏果無餘貲又以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宜故稱望邑帑虛矣寧無好施樂義之民乎用立勸簿擇僧之老成篤實者哀之衆不數月而財



告具迺請之當道鳩工伐石度地相宜移舊址以超上流其下巨石可數丈逼兩涯若陰爲之基者以癸巳十月始工落成於甲午八月於是雄跨如龍行者快焉按舊志是橋鄧令建於宋紹興三年厥後屢壞屢修竟不克就宏治中巡撫林公因民言設以官渡餘四十年矣今乃幸獲有成意者物之廢興有數亦或有所待夫橋爲墩四門三修七丈有奇費二百餘貫莆田黃漳記

黃陂橋記

明黃漳

予旣橋搗港人曰出北關去縣治三四里有曰黃陂舊揭木以渡歲輒朽不支涉者病焉公不勞而垂惠於彼此獨無念邪余以彼旣衰之衆矣復爾重困民將奈何况當崇樂二邑之衝其功較倍然民社之寄在我民有憂焉又將安委遂節縮就盈積楮幣之餘可百許乃邀僚貳往視之量工度材不給當以月廩副焉衆遂翕然鑿山輦石大役告興始於嘉靖癸巳十月成於明年九月徹其木障爲門三崇二丈有奇修幾八丈車馬可通

行旅無褰裳濡足之苦邦人大悅或戲云宜名黃公橋  
子不敢當姑記之嘉靖十四年十月莆田黃漳記

創學田記

明趙中宏

邑侯筆洲鍾君令宜黃越五稔仁浹化洽政通人和爲  
循良稱首先務學校崇重斯文汲引後進身先之教鼓  
舞盡神朔望與多士講究經書發明聖賢奧旨匪常俗  
勸說者倫人咸心服士習翕然丕變百凡整飭殿庭門  
廡改作泮池高垣墉增木欄學宮煥然惟新宏自蜀遷  
掌風教於宜侯嘗謂曰儒學自公餽外無田非可久之  
道此吾有司責也嘉靖二十七年冬迺措其值發學創  
置宏率生員劉舟楫譚經等以若值易田三所惜不能

爲一區者從俗便也宏復偕訓導林曰思乙曰山躬詣  
達觀調停立界石碑於各田永表識若坵畝數若地名  
經界稅糧租穀多少悉如券統刻碑陰可稽也募力者  
藝歲收其稅貯俟新創學倉出入有籍交代有稽厥後  
生員或貧不能自給或孤弱窘困不能葬娶或卒遇歲  
凶應周恤其貧甚者通學會議酌擬呈學公同定數毋  
容一二私相授受其大較有如此者多士請爲之記宏  
猥以文字爲職義不容辭志創始且防湮沒也俟名岳  
字時應別號筆洲湖廣茶陵州人時縣丞蘇曰爾與史  
林曰弼亦觀其成焉嘉靖己酉春正月望宜黃縣儒學  
教諭石首趙中宏撰

西隅鳴山廟記

明陳堦

古今之受教封隆廟祀者非大忠卽純孝由其發乎至性足以感孚天上爲日星下爲河岳及其載諸史冊又足垂世立教精神不朽香火長存是以瞻容儀而千載如生過壇墀而肅然起敬所稱一念萬年者非耶宜之四隅各有神廟皆祀古之忠孝人也士庶朝夕欽崇弗替有司朔望祭禱必虔予一日拜隅西之鳴山廟謂神何翁集乎人心若此爰從父老詢神狀乃稽往牒而告予曰神姓石諱敬純父名勤母崔氏勤仕於晉永嘉

之亂牛昌隱誣其爲石勒兄弟遂同受誅僂敬純勤之  
季子天性英烈痛父不得其死誓圖報復甫弱冠同兄  
募壯士追昌隱於鄱陽吉田殺之是日大雨震雷水泉  
涌出山谷俱鳴乃詣居人洪匡業家語之曰吾以報仇  
之故上帝憫焉命爲神必居此地言畢坐化匡業懼徙  
其宅而避之是夕風雨大作空中有人馬聲詰旦視其  
地突現祠宇居民皆大駭羅拜因號其廟爲自鳴山凡  
祈禳輒應如響義熙之末始載祀典迨唐天寶間廣其  
堂宇榜曰鳴山九郎廟宋元符三年改賜孚惠廟崇寧

三年禱雨大應封爲廣利侯自建炎至淳祐累封聖德  
仁孝王元至正間封明仁廣孝翊化眞君洪武永樂年  
間神通顯著於弋陽貴溪等處俱有祠祀而福及於宜  
則迄今二百餘年矣初建廟於蔡家橋末幾鐘鼓自鳴  
復擇基於仙人石下里人畢力經營輪奐增新視舊制  
規模特盛焉歲時展謁威儀倍有可觀矣茲因歷年久  
漸就傾欹里人將再圖修飭用永妥神靈予惟忠孝之  
德旣尊廟祀之制自古修舉廢墜禋享明神蒞茲土者  
之責也於是捐俸率先本隅里排人等各踴躍義助視

前又煥然一新人神相感工材之費盡忘其勞焉夫神以純孝濯靈自此而福國庇民殆未有艾惟益堅奉祀之誠以期無疆之慶予言固頌與禱兼之矣嘉靖乙卯仲秋知宜黃縣事江夏陳堦記

康熙三年本隅以地狹人少坊長止有一圖每年中秋慶神而外苦無餘貲懼其簡而褻也於是本隅周士俊等倡首各出銀二兩置買田產以供廟祀勒碑立例垂之永遠同其事者鄧陞黃大德周楫李濟簡桂文岐陳應聘廖如衡等也因附記於此

重修宜黃縣學記

明 羅汝芳

宜黃縣儒學舊在鳳山之陽嘉靖元年迺置今所雖視昔加壯然事出重遷工多簡略庠舍久且就圯歲丙寅邑侯蘇溪俞君蒞政之初首事德教迺捐俸修葺自文廟堂齋以及兩廡煥然增觀數月工畢使狀求記且曰願有言以相勗也予閱狀得舊記二通一則南豐曾先生記初建於有宋一則一峰羅先生記重修於我明者也今君之功固於前修爲有尤不肖如余則安敢靦顏於二先生後邪然俞君之嘉惠後學意則未可虛請以

前名言爲諸生申之夫謂先王聯學校羣師儒明章禮教共相循習其大要務使人人學其性不獨防其邪僻放肆焉南豐之稱述古先誠博觀概舉而識其大者矣一峰則於邪僻之防利欲之肆獨加意焉又何其嚴切而篤實也哉夫性之在吾人一也親則知愛焉兄則知敬焉孩提顧戚能之至其長則或成德於聖賢之歸或陷淫於不肖之極相去不啻倍蓰者何哉學不學之故也然則學者率吾感應之常以端其好惡之分又察乎彝倫之懿以明慎於出入之方則知先王禮訓之陳典常張設周至詳密非有益於所性也固將盡吾愛敬之良以同於聖賢之歸焉耳其所欲所好有甚於勢利之私萬萬者其時之所際或出或處皆將脫然蟬蛻於汗濁之表豈復有一毫可入於其中哉豈盡性之外又有他學哉是故必如斯而後二先生立言之旨爲無負而愈君嘉惠後學之意亦爲有成也惟諸生其共勗之愈君括蒼人名世美蘇溪其別號云

宜黃縣治記

明 俞世美

仁天下者以天下爲一家郡邑者一家之支也爲邑令者爲民父母可不以一邑爲一家乎知以一邑爲一家則夫縣之公署猶家之有堂室也城隍祠其家廟也學宮其家塾也倉府地田其家之別業也賓署其戚友之遊寓也城池梁道其家之垣堵蹊徑也主於家者舍是勿葺墜厥家矣主於邑者不以家事視之又可以言父母乎予自乙丑夏受天子命尹茲邑深懼蛟負足盤盤不能前也比入境山程嶮巖河無濟梁首謁神明無堂



寢也拜於門焉躋縣堂烏鼠集焉不蔽風日瞻拜學宮  
聖廟圯明倫堂毀齋廡將圮蔬也他閩皆類此于心惻  
焉稽積貯無幾餘訪求民隱虛糧莫法焉用是殫心畢  
慮節費愛民隨宜補葺闕明年贊序輪奐師儒居業矣  
廟貌金碧神明妥祀矣各堂繕新臨政有嚴矣過澗虹  
飛金堅雉堞周行石甃畝陌正疆居者行者旅寄者無  
告者供賦役者各安其止平其情矣蠱壞之緒漸以振  
舉庶幾其成家矣然言合且完美則未也後之溢是邦  
者少厘念慮勿傳舍若不至大壞極弊而先事整飭之  
則爲力少成功多矣家之基業勿廢墜然後施於有政  
視民猶子也日撫摩之事神猶祖禰也歲禮享之儒生  
子弟之俊秀者優而成之悖獨子弟顛連者存恤而安  
之家人之服役輸租者緩急寬假之同其好惡心誠求  
之凡夫恤其災捍其患者無弗豫且周焉家其永延於  
休矣父母之道其庶乎予守茲土三載請告特行因推  
論有家之義與夫家政之見於行事者勸之於石以備  
覽觀亦令尹告新意也識者其毋哂之隆慶三年春正  
月穀旦知宜黃縣事宜平俞世美撰

宜黃城記

明譚 綸

宜黃縣在撫治西南百里居臨汝上游當宜水黃水合流之間故名曰宜黃縣治舊爲黃埧鎮宋以前分隸不一開寶間升鎮爲縣而易以今名其地僻其土腴瘠半其俗男耕女織士服詩書敦行誼人不知商賈未作故無偷盜鬪狠侈靡之習稱易治焉顧稍邇汀虔接壤崇樂往往切于鄰之震正德間遂有斬關盜庫之事歲辛酉閩粵弗靖有寇五百人道南豐入止馬巡司掠縣南而西入崇復還縣南道崇陰神岡捆載以去若履無人

之境迨秋徂冬寇凡五六至至必循故道衆至數千萬人誠有以啟之矣六邑之郊焚掠且盡時惟臨川附郭東鄉故有城金谿城甫畢工獲免崇樂宜三縣無城備極慘烈予因執先君之喪甫就草土蓋身嘗而目擊之云於是天子震怒更置撫臣而以大中丞滁上栢泉胡公松來督軍事公受命兼程直走臨汝申令勅法陳師賈勇馳之賊乃宵遁公因進予幕府問計善後予首以建城固本厲兵逆戰爲對公嘉納之卽檄下有司城崇仁城樂安城玉山貴溪弋陽諸無城邑竝爲之城而城宜黃實首事焉以盜嘗從出入也仰成之者爲分守楊君守魯分巡崔君近思而又以先守陳君元揆嗣守劉君价二守袁君株總其成縣令楊君淮專其事知事潘君重董其役相度則以命予倡衆宣力則巨室鴻臚署丞劉君森通判黃君肇知州劉君應明先勞居多於是萬杵雷動庶民予來起於鳳山之右腋循北山而西至於仙人石遵南豐石南轉於嶽嶺東臨於河抵鳳山左腋終焉長一千三百有奇廣丈又二高視廣倍之爲雉二千七百爲大門四爲小水門二爲費僅二萬金計工

未一載成屹然天險保障一方蓋公旣以佚道使民而  
工力之費又請之於朝以官帑從事故收功之速如此  
公復命余額其門南曰陟華華山在其南也北曰附鳳  
鳳山在其北也東曰通津二水交流可通舟楫朝宗之  
孔道也西曰固始其地自西來跨山越嶺而城民居希  
澗使後之君子顧名思義而加之意也城旣就寇且復  
至使人覘知有城而止者三於是民有寧宇咸舉手加  
額曰胡公生我用能保我子孫因言於縣令伐石請記  
楊君乃緘幣致辭屬記於余余謙讓未遑也俞侯嗣至

貞記益切予曰諸君必予之記非謂予嘗陪斯議而可  
使後之人誦公之功於不衰耶予從公遊久知公最深  
敢請言公之學公之學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而以至誠  
爲宗故其從政所至爲人興利除患建長久之業若公  
所謂誠與才合非耶不然何自有縣治以來上下數百  
年間率事至而倉皇莫辦事過輒已此非常之事所以  
必有待非常之人詎偶然哉後之君子苟因公之功而  
求公之學則斯城也與天地並悠久可也隆慶改元丁  
卯邑人譚綸記

重修宜黃縣學記  
明譚 綸

吾宜學宮宋皇祐元年李令倡議創立則曾南豐文定公爲之記矣元皇慶癸丑廉訪分司郝公重建則翰林學士吳文正公爲之記矣至正甲申縣令雍公更新之則學士虞文靖公又爲之記矣至我皇明許令程令譚令俞令因仍草故則一峰羅先生又爲之記矣其考定周官之法度學校聯師之制天地事物之變古今治亂之理堯舜禹湯孔孟程朱之緒性情禮教邪僻放肆之防莫不具備迄今良士濟濟風俗純雅益見循良崇儒

宣化先達扶正闢邪之功愈久而不衰顧歷年滋遠宮  
墻日見頽圯隆慶辛未邑侯少璧張公蒞政之明年式  
敷文教敦尚儒林自文廟堂齋祠宇敬一亭以及門廡  
泮池墻屏衙舍因舊維新悉爲更作向之頽敝者今皆  
宏麗雄偉卽復告成邑博黎君檢吾方君石崖陳君津  
臺借諸生走狀求記余啟讀三過踟躕不遑敢贅一言  
尾諸先生後耶昔子貢喜揚人之美而不匿人之過余  
能終於默然無言哉我張侯少負奇氣早掇巍科博聞  
強識有志於聖賢之學故聖諭有解無非講明孝親敬  
長之義立身行己之要處衆接物之方反善變惡之術  
稽其志卽至公無我之心也卽民胞物與之量也卽天  
地萬物一體之用也乃今起廢增新匪徒觀視之美焉  
蓋欲學者興起而益勉之則孝者推之可以盡忠弟者  
推之可以事長慈者推之可以使衆蒙養以正造之可  
以爲聖爲賢律已無邪擴之可以位天地育萬物甚矣  
志之時義大矣哉孔子尼山之布衣而其志則曰老者  
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向其大也顏子陋巷之貧士  
而其志則曰無伐善無施勞何其偉也曾點魯國之狂

士而其志則曰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何其舒也伊  
尹耕於莘野而以匹夫不被其澤爲已憂禹稷處於羣  
工而以飢者泥者之由已飢由已溺又何如其急也卒  
之數聖二賢功高萬古名不窮豈一朝一夕之故歟  
蓋其志則然矣今之良士視昔有加而張侯復能振作  
之苟有志於爲聖爲賢則求誠意正心修身之功如孔  
顏之垂憲萬世由此其選也志於爲卿爲相則求齊治  
均平天下之道如禹稷伊尹之爲下爲民由此其選也  
至於道德性命則將俯仰天地如曾點之浴沂風詠亦  
不失爲一鄉一國天下之善士由此其選也少璧張侯  
良法美意豈特爲觀視之美而已耶余不敏敢申少璧  
崇業考志之衷發諸先達未發之蘊如子貢揚人之美  
以復三君焉諸良士其勗諸張侯爲姑蘇名士諱慕渠  
少璧其別號云隆慶五年歲次辛未仲冬之吉

宜黃縣重修縣治記

明王詢

宜黃撫之名邑山環水匯風土稱奧衍舊矣憶在昔建  
置必周而時移道僻百度漸弛官政民風多可慨已一  
時思得良牧匡濟蓋汲汲焉歲乙丑甫兵亂之後適俞  
侯來牧於茲越二載諸務畢集民不告勞士欣欣靡不  
欲尸祝之者余南遊道臨汝間因拜少司馬二華先生  
於里第先生觴余而言曰吾邑父母俞侯有大造於我  
宜吾當有述顧簡書期迫且遄征矣公幸爲我記之未  
幾鴻臚劉子森學生譚子綵鄒子案數輩相率持侯治



狀走從姑山中丐余言余惟二華公每慎許可矧業已  
辱命其曷可以病困虛德意耶乃按狀觀侯善政種種  
不可殫姑節綱之大者書焉侯嘗謂治道敦教尙矣奈  
何後之乃飭學宮乃建膳堂向之頽蕩者煥如也治道  
事神重矣奈何忽之乃新城隍東嶽之旁乃移山川壇  
於城南向之湮廢者肅如也杠梁利涉城池捍患均之  
王政也侯乃捐俸薪乃興羣力崇墉屹屹長虹坦坦民  
情之所同病者瘳矣至若復社學以養童蒙覈糧籍以  
平賦稅葺行臺以待往來新廳宇以出政令立吏舍以

謹出入完倉廩以備儲積侯所以惠此一邑者何詳也  
又創中丞胡公祠庸報勘靖之功不因旣沒而或懈錄  
善士雷廷顯之孝廉不以細民而不彰是皆有古循良  
之遺風類非齷齪吏所能爲者遂竝書之俞侯名世美  
浙之宣平人別號蘇溪博學明經長於古文詞累舉不  
第以拔貢入太學選今官其齒暮其志彌壯其建樹蓋  
未涯云隆慶丁卯右副都御史提督福建軍務成都方

湖王詢撰

宜黃縣廖侯德教碑亭記

明譚綸

予叨仕籍三十餘載性愚慎於許可故廟堂有所難議  
或亦諒予之真實往往信而用之宜爲桑梓之邑歲癸  
酉舊令張少璧公以陞任行諸父老輩以邑之父母爲  
念適同鄉吳文臺來言祁門令廖君衡陽御所謂善治  
信州明河公之子也其治祁也政教兼舉上下相孚若  
以其治祁者而治宜也何有盡圖之旣而果得爲吾宜  
宰此心甚喜然尙未安也迨及數月黎民含哺鼓腹喁  
喁向化有潁川長者風余聞之益喜然尙慮其變也期

年令行禁止文教丕興吾宜之窮鄉深谷老者少者鼓舞歡欣頌聲載道而士友貽書於予交章稱譽侯之善政善教動數千言余聞其以學校爲先務也造士有錄會課有條不特士之中且才者樂而育之卽不中不才莫不引之於範圍之內而誘掖勸勉焉堂宇卑下則升高以大其規墻垣頽隘則增砌以宏其制闢廣號舍修葺殿廡而學官衙舍悉爲經營葺故鼎新煥然改觀矣至於政事之暇則進諸生講明誠意正心之學爲吾人修身教家之本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又云豈弟君

子遐不作人其侯之謂乎丙子秋予弟綵奉使江南因便道歸家得親覲其盛已而事竣還京備言廖侯之善政善教嘖嘖不啻口出諸父老相與歌誦者刻爲詩章無慮數百首予讀之嘆曰天下最難得者人心也今廖侯之爲政也事事皆自至誠惻怛中流出而精神意氣與士民相爲潛通故其得民之深有若是也諸士民爲建德教碑亭於學門之左而以其記請於予余以所得聞於父老子弟者敬述一二以俟後之君子有所感觀焉侯名希元字伯才楚之藍山人衡陽其別號云萬歷

丁丑二月邑人二華譚綸撰

預備倉記

明傅世俊

古之帝王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凡以言乎預也是以每興一法創一制皆深爲本固邦寧之謀有備無患豈不信哉洪武間令州縣各設預備倉至憲宗時復嚴加飭行宜之預備倉故在縣堂腋左捕廳之前臨務前街廣袤五十餘丈中設官廨周圍繚以垣蓋於東西南北四倉之外而增設之者也顧名思義寧容蔑視典章而使廩藏有空虛脫漏之嘆邪泝洪武之制凡官贓民罰俱令納米贖罪廣貯以待時需蓋本周官有罰緩之

例罪疑惟輕則準令納米官有剝民以自肥者則仍奪  
官以益民而朝廷無所私其利民有欺官而罹刑者則  
亦追民以入官而善良或得蒙其賜儲蓄既饒凶荒藉  
賑於是民有饑饉無告士有藜藿不充皆得緣此以少  
避其困又或戎馬在郊師行糧食與一切營繕修築之  
須皆將有恃以無恐預爲之以備不虞良法美意千萬  
世舉行無弊可矣予承乏來宜歲壬子大饑予皇皇力  
請於上得畢發所貯粟以賑士民周視楹檻壁棚間駟  
至就圯乃捐俸若干儲竹木瓦甍之屬量日命工仍故  
模而大飭之諸士民請記於予予思掌事則有倉書看  
守則有倉人常年正支錢糧二十八兩以爲倉屬工費  
各項之用每遇歲終則必稽查奏報蓋如是乎重且詳  
也予於是惕然曰是倉之設既可顧名而思義抑將因  
事以警心夫官受賕而坐贓貪吏不可爲也枉民而致  
其重出贖虐吏愈不可爲也倉中所積雖曰備旱潦佐  
公費然罰贖之由能無用是悚息乎因爲記之用以自  
勉且以告後人也壬子冬四川傅世俊記

新建宜黃縣儒學正殿改向記

明馮舜臣

萬曆甲午吾楚程雲連以良爲昭武司理視篆宜黃新學廟於旣頽改殿門而戍向亦旣殫厥心矣顧其程功速取材恕方向歛一時易成未久輒壞比余乙卯承之來才三十年而殿宇已零落矣已乃使匠石往驗貞蠹報曰材以杉爲良所用楓株非其任也又使彤家審其向背報曰文廟以六秀爲正乾巽當之坐辰向戌枕抱以庫非其宜也選材改向不仍往昔將千百年定於今日余雖綿力敢不承乎已遂與諸生定材曰貞木惟杉

非是勿用又復與諸生審向使人邀鄉先生皆來升北  
山樹前表十丈臬指百花塔左秀巒一區葱蒨獨異余  
莊對之堂堂正正萬山中一山也形家以衆大取小衆  
高取低旁山疊落來數十里拱揖在是倒杖審之是爲  
乾巽後枕北山正如屏几向正矣時南昌吳翼飛孝廉  
署教斯土與泉州王君饒州祝君審驗畫一召諸生中  
知堪輿者與豐城魏星確定其事皆云向吉余乃酌議  
以改建請撫守常州陸公呈允其事出邑藏九十金佐  
其經始余爲足百三十金使工師請金谿求木得七十  
頭圓直中度又使人摹式南昌學廟而後從事焉於是  
諸生皆願爲助得百金善人羅光詳割腴產以助曰小  
人在宮牆外聞君新聖殿願以吟隰待糜匠石余許之  
以萬歷丁巳二月興工迄戊午七月竣事殿制視前高  
五尺廣四尺深三尺基高五尺升而望百花塔左秀巒  
一區直接襟帶參天文筆在几案間朱陵碧水若天河  
倒注馬肝硯池蠹蠹然蒼毫玉管也足以端照臨安神  
靈矣已於殿後新明倫堂刻朱子舊銘於堂壁書余自  
喻二語於堂棟屬王氏兩國學維垣維翰成之殿前新

二門題曰聖域改鄉賢名宦祠門主相向各標題之若侍坐然知爲某某昭從祀也一日與吳徐兩先生暨諸弟子落成於堂仰瞻聖殿乃歎曰斯殿也六楹三十柱耳費乃至五百餘金於夫子仍舊戒改作之旨不已奢乎母乃非夫子意乎雖然使我以民脂塞勞費非但不敢子亦不受今所謂鳩庀皆我節省中出也嗇銷糜以代帑引旦春而營作滋之自息役之固然不但終始是者聞見信之卽夫子在天之靈實式鑒焉謂五百金之業不他賦而濟此可與知者道己四先生及弟子四百人邑中百千戶皆其知者也諸生前請曰殿告成矣宮牆改觀矣掃瓦屑而基拔朽蠹而立使微今日安有將來曷記乎余曰廟門之外豐巖者何皆記也有掉臂而過者矣今之視昔卽後之視今夫鐫金刻石何若心記之久也諸子覩廟貌之新曰惟若而人翊扶我宮牆宣鬯我文運我等務以忠孝答其銘科甲昭其應各爲矢卽各爲記各爲記又勝合爲記若曰是宜文也而借手於不知不見之人固無庸卽摹勒而示已知已見之人亦無庸總之不肯聖教不墮聖功使人曰自某改建後



其爲道德者如此事功者如此記莫大焉區區營作又何記哉諸生益復固請余不得已而應之曰不有甲午之建不有戊午之成以壞啟新中有數存兩午之役俱爲楚人可爲口實也可以記已萬曆戊午七月七日宜黃長襄陽馮舜臣撰

貫虹橋記

明馮舜臣

余上年經始東關石橋從父老之請也今年橋成命之曰貫虹橋父老子弟復來請記予何記哉維石層層記在人目昔無今有記在人口履道坦坦在河之潭余何記哉然因建橋而知四善焉不可無記不獨以橋已天下事莫利於因莫敏於同莫悅於公莫畏於獨有名之四者不可以不知也何謂莫利於因因人之情因人之財皆因也橋身計丈五十計墩十一計費三千餘金使人釀而戶強之十室而九違矣是橋也十數年前宜人

議建而鮮克舉領之至於今者也建所欲建則情愜如  
自爲建則財輕故指一墩而一家任之又指一墩而一  
族任之三五族暨十餘族亦各任之按籍贍賞典守在  
族官不煩一隸裁不損一縑而橋事舉何便如之故曰  
莫利於因何謂莫敏於同力倚而心散不可以策跛壻  
程時日况經年之大工乎墩分而族同人分而事同同  
則合合則競以故經始於丁巳八月成梁於戊午六月  
曾不逾替而大工以集故曰莫敏於同何謂莫悅於公  
衆人醵貲一人染指過者側目矣出納不明互生猜忌  
輸者袖手矣以一縣入辦一縣事而貲不入縣門費必  
關衆議何私乎族之費族司之納者不出出者不納夫  
牙註簿指掌收發何私乎其誰不欣欣赴耶故曰莫悅  
於公何謂莫畏於獨有名橋之終始雖自我而貲民貲  
也力民力也成亦民成也我安得襲之爲名而宜之鄉  
紳士民舉而歸我夫虛加不受虛冒不安造化所忌尙  
在真名而我虛冒乎故宜有借口而中者是知橋之成  
以因以同以公也非我也卽我亦僥倖於以因以同以  
公也我無德也而獨有其名其誰與我故曰莫畏於獨

寶黃縣志  
有名馮子曰甚哉可達乎知之變與始吾以舉所未舉  
似爲功而不知可以爲罪不惜捐糜以勞百姓謂可以  
德我而不意可以中我先正有言不經一事不長一智  
茲一事也可以長智可以達變矣因記而歌曰謂此河  
梁成之也艱一人倡義萬人赴焉期月之間十洞閑閑  
謂此河梁其成也易數百年來何以無地乃至今日臥  
虹如繫余曰匪人天作之成人與時會時與事新十墩  
雖重衆舉斯輕子亦何有如荷担僧爲功爲罪在此河  
濱視履得矣烏用其名

宜民橋記

明劉應明

撫屬六邑宜稱最古東沂宜水而上鄉曰仙桂乃閩廣  
捷徑商賈往來不息宋設下東橋於宜黃三水之交民  
胥使之命曰宜民元季圯於兵國朝官制以渡秋冬水  
落而石出棋峙劍交春夏驟雨陡瀉雄波咫尺限隔相  
視病涉者久之萬曆庚寅冬邑侯龍洋王公閱兵登演  
武堂喟然歎曰此水僅衣帶爾坐使吾民東作用弛行  
旅阻艱伊誰之責式攷往乘上東肇於程友俊下東創  
於周夢若二令吾之師也古今人何相遠哉於是捐俸

題簿付諸幕賓儒軒王君顓董之命黨正副某某等持  
叩薦紳鉅室隨其所願而助之咸爭先恐後儒軒君承  
事惟謹鳩工構材作小舫十九隻鐵索貫之以爲浮橋  
兩岸壘石爲墩約費用若干猶慮嗣修之未易也乃於  
橋下豎碓瀦水令不易涸且歲收米租半與守者充小  
修之費半貯於官以備大修其謀亦周且悉矣工始於  
庚寅冬成於辛卯之夏竊惟宜自有邑以來不知有幾  
令矣求其功在生民名垂竹帛者不數人爾矧天地山  
川待其人而裁成輔相之豈偶然哉我侯浙海名家經  
綸世學洫宜四載弊革利興修學校聖道用翊焉改城  
隍門明神康祀焉陂永豐田疇膏澤焉導曹水山川拱  
秀焉卽今政聲上騰當宁錫命親膺鸞詔之封嗣兆益  
斯之慶天之崇報功德豈有涯涘耶况陰騭生民者循  
良有傳不待余瑣瑣之贅也侯遂安人諱尙廉幕賓潛  
山人諱一道萬厯辛卯秋雲南臨安府同知前賜階奉  
直大夫羅雄知州邑人劉應明撰

重建宜黃縣儒學明倫堂記

明顧所有

明興三百年來郡國州部象璧水澤官祀

至聖俎豆賢哲殿廡之後顏其堂曰明倫夫三代之學

皆所以明倫然非自三代始也始乎伏羲成乎唐堯箕

陳之於武而彝敘是神物之守神道之教人著於其躬

而晰之乎心榮光出河畫龜疇見伊洛孝經契而論語

識夫非顏曾之斗精素王之玉圖哉彼以堯之九族百

官黎民舜之慎徽克從時敘字復有不親不遜之品剛

簡傲虐之性而其命契命夔若是信乎倫爲國脈而倫

之明係國盛衰人才消長也今世士之習帝制教讀孝經論語尙已然孝經不列於六科之科魯論寢失爲章句之學官于斯堂于斯聚士族于斯皆倣有虞命契教倫之意令諸儒金口木舌秉斗以明五厚之理而亡若其道塗之聽說何夫豈倫之難與明士之難與迪也余東海之鄙人也幸當聖天子春秋鼎盛賢啟敬承君臣交泰明明穆穆家詩書而邑絃誦蓋昔者從兩浙人士歌鹿鳴計偕適魯求所謂闕里陋巷欲執帚而無從入兩雍見二祖明德恍然當日雞鳴於泮宮而象魏於曲逆也則又未嘗不訢訢願與諸卿士門從子弟肄業于古之堂皇亦嘗以風教久次海陽海陽於徽國文公粉榆邑屋最爲密邇旣朝夕與二三子挹其流風餘韻亡何試令茲邑接壤青田近陸文安之居若此其甚又得與宜人士親炙其耿光而會朱陸異同以爲多士倡則前此如守約書藏秘監子正坐知天下興國名榜花縣先登李吳鄒胥翩翩甲第似猶未足以盡斯堂之盛也余視篆之初

聖殿草創災餘諸薦紳以位向未正爲請且傷諸士之

多屯因按圖經學脈右自兌來而以北山爲元武則宜  
水汪洋巽巳之間有貪狼斗魁之象此舊向於陰陽家  
最爲明秀頃因災後諸生徒見縣治面卓望之爲佳動  
於浮言未辨旁正遂成一時之悞余謂此剝復之一機  
也從其請而改作之事雖仍舊體制從新於是  
大成翼然松桷飛動旁及

啟聖尊經之屬而明倫堂構丹雘輝煌羣峰繽紛天外  
溪流吉協文昌昔吾夫子講禮大樹之下觀射矍相之  
圃蓋無爲民費今茲崇階峻宇工用匪細願與多士共  
明此倫而精之要以和順道德輔相皇極以其粗者廢  
之文辭以追宋榜得人之盛非徒粉飾文具而已夫儒  
而至於朱陸凡濂洛所以接孟氏之傳者盡在是矣余  
因得以曩之詔新安者藉手以詔宜俾宜士遠宗元晦  
而歸之約近法子靜而實其虛斯曾子之篤實子貢之  
穎悟皆是與聞一貫之旨而不必於他求者矧茲歲值  
庚子正汝宜氣運更新之會蓋縣治文宮俱從楊梅苞  
靈孕秀西折而東故科名於庚酉辛特盛斯堂落成適  
際其期必有跨越前代接武聯翩應期而起者矣人品

學術視朱陸有光焉雖謂斯堂之建卽河圖洛書之府可也是役也益府典寶王廷峻獨指厚貲創之於先其子維垣雜翰敬恭以終厥美於後於例得書以爲後之慕義者勸焉萬曆二十八年歲在庚子秋七月

永豐陂記

明周邦傑

按星官羅堰主堤塘九坎主溝渠農丈人主稼穡與天田聯絡於斗牛東南君子在位田野闢封洫潤則其星明吾郡當斗牛南城宜黃又當郡南充足占候天人而觀風良牧宜治涉河而東數里許有高陵廣野町畦繡錯老農老圃出入棲息於豐草長林之中者可圖可畫乃其地土脈盈勃水泉不滋舉數十百頃之青精黃雲安所待澤乎故有小堰堰宜水爲渠以資灌溉謂之堰陂久亦湮廢尋或修之卒無升斗以遂波臣之丐巖陵



王公之令宜也既取其民而噢咻之又知是陂繫一方利便其爲噢咻非細也於是採輿議相地勢謂舊渠之所以易涸者堰道下也乃因舊渠故道增鑿新渠二里許自上游乘高絕流而爲新堤橫蹙溪水瀉入渠中如膏如練循卓望之麓深迴潤澤於隴畝者十餘里歲大穰穰公政事之暇率賓從酌芳泉以落之槁壤枯原一旦雲屯川泳仰瞻天田羅堰諸星若爲之增輝於牛斗鄉薦紳率父老子弟進而請曰秦鑿涇水相愚於霸術耳尙有鄭園之名公之鑿斯渠非王政邪願因令德標

之嘉名公不自以爲功命曰永豐永豐云者永有歲年爲民徼福於陂蓋無窮也諸薦紳三復永豐之義謀不佞一言以記之不佞聞公之爲德於宜澤周河潤類若永豐然者更僕未易悉數昔張乖崖守金陵每問好官員於過客得張晞顏之治萍鄉而薦之無他惟以入其境橋岸葺田萊闢野無惰農夜則更鼓分明而已今公治行度越萍鄉者殆相萬也而過客之訪必有乖崖其人

人不佞所記者特以垂茲役之美於不朽耳計前後夫丁木石共費若干縉陂成若干丈渠深廣若干尺延袤

若干丈灌田若干頃功始於萬曆庚寅某月越次年某月告成公諱尚廉別號龍洋遂安人二尹龍川黃君大諱四尹潛山王君一道爰諮爰度始終協贊厥成者也得併記之萬曆十九年歲在辛卯季秋之吉賜進士出身嘉議大夫通政使司通政前吏兵兩科都給事中奉勅巡視薊遼保定侍經筵周邦傑撰

重修宜黃縣儒學記

明楊一鑑

君子重改作之令學校則劬劬修理者蓋敷文育才之地不可一日頽靡其教修而學校亦修其教廢而學校亦廢勢必然也是故鞠爲蔬圃末世之事思樂泮水魯人頌之君子安得不急於斯邑侯龍洋王公蒞宜黃三載每升堂必訓誨經書與義提掇良知心學一日敷教之暇周視黌宮慨其弊陋曰予責也顧典史王君一道董其役墜者更之毀者代之敗者新之甃砌東西廡以磚四十餘丈明堂及櫺星風化騰蛟起鳳諸門或墊

而崇之或擴而大之將將焉皇皇焉宏壯有加他如鄉賢名宦祠敬一亭悉煥然一新適茲辛卯計借之歲氣象發揚若此人心安得不感動乎諸士乘時以出建名世勳業皆侯之賜也况明倫堂士所趨踰之地

先師殿聖賢居享之宮堂室麗則司徒典樂之官尊而有德有造宮殿修則仰止向往之方立而日就月將異日濟濟然稱一代臯夔之佐豈徒曰一科第之榮已哉雖然侯之善豈止此也溪田歲枯鑿永豐陂以溉之人病於涉造舟爲梁以濟之皆王政也豐樂橋一水舊有違捲雪生狀元之讖又奮然爲之而不憚其勞尤造士之盛心也至於立文會與諸生切劘經藝一歸諸大雅其所以責成之者又何如諄諄耶然則侯之可紀者多矣予故因其修學而悉之云儒學教諭信豐楊一鑑記

馮侯德政碑記

明 吳仁度

南雍馮侯之治宜黃也曰有聲於郡國閒將報最於朝矣金於宜治四舍許迺宜民口碑載道速於鄭莊秦郵哉不佞少從先君子讀襄陽耆舊傳見五車八壘之奇蹤恍若遊天柱紫霄間慨古人風流千秋誰嗣今何幸得見宜黃令於李旣明狀中蹟我馮侯實政也按狀稱宜蓋汝部之支屬縣糧重於他邑豪有力者值歲大稔轉橫告糴非有急病讓夷之名不過魚肉吾民爾侯初下車請兌派糴力陳五難申明宣廟輕賫事宜以却之

宜之木牛流馬蘇焉先是先師殿材蠹壞坐抱不宜稍  
與青雲峯左侯感額而興曰此政教之本也敢告不虔  
乃爾多士其諦聽之于是庀役或以一木支柱一錢助  
工畚鍤如雲悅以使民罔不率俾再閱月而大成歸如  
碑聖木石膠角顏采費靡告急役罔知勞侯於簿書之  
暇不廢嘯歌建光霽樓招多士賦詩倡和望捲雪橋而  
歎曰噫南北趙宋人才如樂史之文章鄒度支之明哲  
李廡部之拔藻譚襄敏之建豎真不愧科名哉夫滎河  
溫洛共一衣帶也二水合流界青山之色起狡狴之舞  
斯貫虹之異氣大國之雄風也盍再絜石以當之鑠煙  
波之萬頃焉乃捐俸蠲贖百餘鉅爲慕義樂施者勸量  
工命曰庶民子來它如南壇北社城隍廟萬壽宮版築  
丁丁丹雘彪炳又新縣之前門左鐘右鼓鼎修退食堂  
翼以兩廡赫然改觀其斷決小大之獄平情準法置案  
無留別部皆來質成古之縣譜州箴亡以加己邑故有  
唐宋龍泉寺地僻左優曇花幽徑薙草伐荻傍有井井  
涇有山不刊而童問誰予此淨土則有若黃冠而族繁  
盤其中遂借其橫枝敗瓦爲難端侵沒數十畝地二百

四十餘年之山川消殘委翳侯一朝廓清光復於其所  
直者律橫者翼蘊崇芟夷復見古剎威儀於是耆老屬  
不佞記之豎碑肖像而春秋祠之憶余選曾過龍泉山  
中訪李氏谷口討尋名勝今忽覩邑侯之吏事於念年  
游好夙有遐慕嘉而爲之稱揚美烈亡論飾文翁之禮  
殿載子弟於後車駕天梁之元象蘇民生於沮洳影落  
金光明佛拔二僧歌利刀俎也抑余竊聞侯天才超忽  
牛刀小試投刃有餘叩其胸中多奇吞雲夢者八九少  
小好聲律曼嘯取材於靈均鏗鏘敲戛類相如排偶凌  
雲之風氣直上感慨毛生著春秋以自見詩五言增華  
漢魏變麗六朝近體古風力追元和大厯間倚馬萬言  
不休夫古人之政事卽其文章侯殆兼之矣楚故多才  
然獨介清慎類由天植侯性骯髒寡諧廚傳餽遺未嘗  
一借顏色庶幾哉廉吏矣孫叔漢而上稱大馮君擬吾  
郡羊峴一片石此之謂不朽又有出於李君彩筆紀循  
良之外者宜之士民其適求厥寧適觀厥成也乎余特  
錄之以爲觀風者採焉侯名舜臣字五綵別號徐于楚  
之襄陽人萬曆四十五年歲次丁巳中秋之吉賜進士

第中憲大夫欽差提督雁門等關兼巡撫山西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前北京吏部文選司郎中典試關中太僕寺少卿金谿吳仁度撰

重修昭烈廟記

明 羅 岱

環嶽山之麓皆神祠也嶽觀之左有祠曰昭烈相傳其神姓張而無名字嘗陰兵逐寇振絳衣以示威冥力禦火履烈焰而表異禦蓄捍患民用丕欽水旱疾厄有禱輒應然血食此方雖不類若教之餒顧香火在廟誰知卽天寶之忠我太祖洪武十九年神忽降壇飛鸞舞寫其繇曰勿以我爲張儀勿以我爲張飛高陽許遠與我同時徹夜殘燈始識晶忠縣照夕陽枯木恍然正色寒芒時邑令新安程公重新廟貌享祀益虔二百餘載又

垂毀壞隆慶辛未神復降於民間假凡夫體質發髀蠻  
精英所在睹聞莫不惶懼於是坊長徐國賢王拱鎮鄒  
定袞勸首鄧材華歐陽守衡許國仁歐陽守德先後協  
心悉神舊費哀衆新助共百餘金而更新焉前堂後寢  
飛臺華榭金碧輝映神明妥安又積累置田以供祀事  
萬曆庚辰邑令遂安王公復徙武安廟於其右武安者  
為漢將關侯設也二神在宋俱蒙秩祀張侯耀靈於景  
祐則有景祐真君之稱關侯滅崇於崇寧則有崇寧真  
君之號崇寧嘗躬臨道君上問張飛安在對曰張飛乃

臣累劫兄弟世世為男子身易姓名忠良不改今已  
為陛下生於相州岳家將有功社稷然則漢之虎將宋  
之飛將不皆睢陽公前後身耶既曰累劫兄弟則崇寧  
景祐不猶然伯仲如初耶夫二神廟食茲土蓋有年矣  
一旦比鄰相親真若世之同氣者然豈二神靈爽有意  
轉移之乎抑幽冥會聚亦有數焉非假手人間不可也  
至謂當日睢陽遠在萬里區區僻壤奚自辱臨此非通  
論矣蘇長公謂英雄正氣在宇宙間如水之在地掘井  
得泉而謂水在是也可乎哉或曰二侯死俱為嶽將昔



者創建嶽廟卽建二侯廟以翼之理或然也予偶過祠  
下低徊不能去者久之因紀其顛末如此萬曆辛卯冬  
楚羅岱記

重修城隍廟門記

明劉應明

皇祖稽古定制環百里而立令古子男之職而實幽典  
夫祀事也又環百里而立城隍城隍古社稷之神而實  
明贊夫治化也令有政事堂有重樓城隍有寢殿有廟  
門皆所以示尊嚴令人知畏敬本縣城隍廟舊豎於北  
陬分司之側上官一臨傳呼叱咤甚非棲神處所先任  
蘇溪僉侯徙於南嶽山麓前逼武安王廟乃徧其門從  
右曲入今侯龍洋王公朔望展拜心殊不安謂武安廟  
障蔽於前神威不赫非所以致靈應而福生民武安與

民居雜處湫隘卑泐廟貌不尊亦非崇祀禮體二者胥失我守土者之責也特委幕賓儒軒王君調度遷武安廟於昭烈廟下新立郵亭一架東西廊廡排列以是地改豎城隍廟門左右增屋二間中昂數尺植立牆屏以蔽內外城隍旣赫然有臨武安亦尊嚴得地兩廟各安其所侯心始帖然慰也工創某歲某月某日成於某歲某月日屬余記之余謂吾侯宰宜明而爲人幽而爲神無往不善要之神人無二理治民而馨香旁達昭格感孚所以理幽者在是事神而時和年豐蓄害不生所以翼明者在是孰非爲吾民計哉抑又有說焉侯清白自持苞苴不入可以對越天地神明故幽明爲之協一非徒尙夫儀文也敢併及之時萬曆辛卯秋八月邑人靜泉劉應明記

終養堂記

明羅玘

宜黃鄒君世臣作堂於其居之後有室焉奉母譚孺人  
 居之視膳問安於斯忘其身之在仕籍也曰吾其終養  
 吾母於斯因名堂曰終養或謂之曰子之學禮以為業  
 纂言以為文羣十三郡之士以試於有司者三十年矣  
 如子之比而登者有焉未至於子而登者亦有焉由是  
 而紆青曳紫者有焉惟子之數奇而偃蹇至於是今既  
 貢於王庭觀國之光矣脫鱗介而生羽翰此其時也而  
 以是名堂或者其恃乎君曰吾之昔者壯而入淵泉以

馴虬龍乎登嶼巖以縛虎豹乎附鵬翼以翔滄溟乎騎  
八駿以上崑崙乎吾皆曰能也自以爲待母之曰長吾  
敢有吾身以求畢吾志今則愛日至矣昔人所謂無以  
終餘年吾之謂也吾尙敢有吾身以忘吾母乎吾決矣  
然人亦未之信也及是廷試入高第制當入太學以卒  
業迺以其情請大宗伯以聞詔太宰旌以一官比縣令  
君如飲得飽如步得騎如暝得明顧視紛紛者方逐逐  
於日暮之途實如負塗且爲之歛歔而自以爲得所圖  
而爲母娛也以予之嗣子垣壻於其孫且久與之遊來

請記予發其志記之

朱侯朗源去思碑記

臨川陳孝逸代書  
鳳山

國家重親民之官視前朝特密乃三百年來諸廉能吏  
大抵出於科目中貴仕美爵不及其他雖以宗潢之派  
雅多文武人材然械械焉衣租食稅終其身隘抑亡施  
用求一州一邑之自見而不可得朝廷非必以不賢待  
之而旣以不賢待之矣我皇上旁求俊彥垂意列藩於  
是郡國王孫先後蔚蒸應詔保舉爲刺史縣令在理以  
清聲作畧著者甚衆就予所聞睹於農畝歌頌若宜黃  
朱侯其最也侯故楚材習經生言爲進取將以激矢風

雲已乃遇當事保舉註選得吾郡宜黃有才如侯不第  
宜令卽爲令之道不第宜宜而官侯以令令侯於宜猶  
烏獲之舉爵酒爾或曰以此侈侯之能侯之能儉乎則  
以此大侯之績侯之績不僅乎而狎而思之狎而碑之  
狎而祠之烏乎至而不知不然夫宜於吾撫服之號最  
難今其紳衿若鄉井父老條侯治行爲目二十餘他人  
具其半可以江南良吏之名入告天子卽下徵書不次  
升庸如唐宋諸宗室故事侯反以第一治行罷歸藩服  
逍遙尋彭澤吟徒使宜士宜民剗石咏恩祀生記德惜

哉余爲表次其大美數端用章侯功之不泯者以答紳  
衿父老來請之意庶幾可以無憾宜自戊寅妖蹂以來  
不耕不廩者相望而是欲辟無與力欲播無與種勢將  
騷然踵兵後以號號而應孰給號之不應卽挺而走險  
耳侯下車履其荒落諭農開墾產之妖而存者斥賣之  
產之良而棄者修復之上佐軍需下飽疲氓瘠土化爲  
膏壤萑葦之地化爲穀果之區告成躋於其舊版無損  
焉歲屢凶鞠坊禁移粟不得相流通富室櫛於義閉宮  
而昂其值於是民病士病官亦病侯惻然捐贖金爲積

聚計貴糴賤糶且發賑振業均道路以粥民之就食者  
法尤善而破廩周士又出從前未有富室雖高扁無所  
牟奇利而怵且勸於仁君之倡相率以俛其宿藏金粟  
兩生所活境內外大男幼口無慮百十萬人邑胥卒類  
奸黠爲之片符下鄉翼以白役叱豎窮弱如奴隸噬細  
戶猶啗肉也一索貲不得其欲禍卽更端至畏白役猛  
於胥卒畏胥卒猛於虎狼因其所也侯禁絕其筭有以  
曩日爲俗者辟勿貸而里之稚叟賴以少安訟者氣矜  
之隴消長在須臾耳宜之習辨則戈戈則訐此無與於  
競也故不如衰止之得也侯不輕允一詞往往以義動  
之爲豁其忿以去卽不可亦不費斗米而曲直判侯聰  
明邁絕發摘獨神宜遂不敢以其習騁所平反人皆以  
爲不寃先是邑中申寇民悉驅而爲兵或父子無免者  
妨其手足不暇耕耘侯倣寓兵於農之意練厲義勇制  
置有方得周禮遺法其緝盜銷氛崇墉濬隍則畧祖李  
崇刺兗魯公守平原時向爲莒城今成細柳枕上渡師  
囊中叩智若侯者眞可大將任也宜諸生之不振久矣  
大夫斯土者以宜諸生畜之諸生亦以宜產自適已事

耳侯喟曰嗟夫有司之過也蜀不文翁柳不宗元不以荒倉賜隔者幾何於是割俸俸學葺頽墜而所爲愛好人倫教養善類之心一往而摯迹其所知拔多有時名或郊外隱秀矣嘗記有邑猾用秘計飛條陷其邦之宿儁直指使者搖焉潛下之郡司李司李密遣股肱刺僞陰事戒無預令知將鹵莽以不道報之臺侯鈞得之大詫不辜立疏其枉結且以去就爭僞得脫初不知也後知而謁謝侯邊曰奈何自陽爲此等肝腸今之邑大夫誰其爲之誰其爲之而不施耶凡茲數端已足表章侯之治行所以使紳衿父老誌感之繇然他令辦此非難也侯更有大力大神大有造於宜之人無待於鋪張而不容不鋪張者則剪除根據之巨姦奇慝可令百世謳吟者是已宜俗故慄輕好禍亂而事有駭於聽聞憂有劇於盜寇莫天王爲甚其原衆推一陰賊險狡者主其部部分支黨殊名詭號隊伍爲羣皆招致亡命少年網羅委巷之梟雄子弟穢客健兒縱橫下上於五都之衢十室之聚之間虎捩而猊磔劍槊兵矢環腰左右剽市而攫之金無敢側目怪者小迂意或負忿之徒入之



大則赭其居繫累其婦孺次之碎其家厭胸腹乃止借  
交報讐刦人抄道持吏長短螫其頸項以爲賞東稱孤  
西稱霸非徒士之桀驁嘯侶狂呼而已雖學宮士不免  
焉犬牙盤互牢不可動識者痛其患將烈於黑山往令  
稍謀弱之卒中反噬抱首領以奔侯抑威任計若無與  
治者俄而廉其魁數輩論死如法一時雷厲風馳崩摧  
震悚餘孽惴惴然鼠竄窮阿有草面自新終爲馴民者  
二十年媼煦等驕子遵養豪彊助成逆節迄於今斗大  
宣城危叛之矣微公神力此封尙復爲朝廷有哉黃水  
以西紳衿父老百世謳吟尤在斯乎至於覈田定賦禱  
雨反風諸事侯之末政也畧之從省文爲可抑余於侯  
之去而重有慨也儒臣之議宗藩輒曰語才則人或未  
賢不知如侯之才於何置之能者不必用用者不必能  
大致若是雖余之於侯徒有惜之而已牧宜宜治去宜  
宜思碑之祠之以永侯德侯功於遐禩卽令筆墨不靈  
獨不恃於所藉哉余故承紳衿父老之後不勝拜舞而  
書

鄒玉鉉先生去思碑記

明 鄒用章

玉鉉鄒先生以甲子鄉薦於辛未之冬月來就宜黃學  
正閏甲戌春闈不第復任宜齋先生方奮志青氈有意  
乎丁丑之役不願親吏事卽邑弟子亦不願先生便親  
吏事無何遂報陞粵西北流尹邑弟子深感先生之德  
教悵此千里行填溢堂廡歡呼踴躍請建亭勒碑以記  
不朽先生嫌近名三請不許邑弟子相與謀俟先生旣  
發舟而後鳩工構石豎於報功祠之南功且成屬不佞  
以記不佞自向歲讀先生墨牘其筆情高潔骨脈堅凝

意先生制行必有古君子風比校吾庠士習見先生手不釋卷御諸生不苛諸生之以文叩者則倒屣出接不啻若朋輩諸生之以事叩者則漫不加意一茗卽趨起深不樂以雜務相聞也置條案每月戒諸生接席攻文得佳卷輒津津歎賞不置并率兩郎君以三八聯社相劇切雖學政或紛不以荒文思也且課及童俊童俊之美材者並得指授成爲佳士故士之山居澤處者皆不憚百里競欲以一日之長獻之絳帳之前也然敦文勵行固先生所有餘他若捐苜蓿之餘以資寒餼不以米鹽凌雜之需過錫屢肆則九先生之清慎自愛高邁時流者不然一鬪之市不勝異意獨先生之童僕厮役不敢矯行於外豈非素有所嚴制然哉如壬申之歲宜遭荒且兵先生卽離事自全於清署何傷而先生弗爾荒甚則請邑侯發賑迨寇至則割薄糈以犒義勇爲邑之富而多金者倡斯時也先生無當事之責而乃切邑難厯民瘼也如此兵荒之後宜亦多故矣若惡少之結黨橫行狐鼠之憑藉城社與夫馬政衙憲諸風弊士多有指摘於其間不免爲時所阱者而先生力能援之且不

待諸生之請而後援每先諸生之請而陰援之既陰援之而又不以援是生之力爲己德夫有援是人之力而忘其出於己卽所稱不矜能不市德超然名實之外者不是過焉夫豈今章句中人耶予嘗讀曾文定公之記吾宜學也曰士以不學未成之材而爲天下之吏又承衰弊之後而治不教之民宜乎仁政之不行盜賊刑罰之相積嗚呼旨哉斯言其窮本究源之論乎夫士居黨塾之間無不引家國天下爲己責及一膺民社動缺失不勝任豈有他哉誠得於醜錯者疏失於模範者多也今以先生之芳修熾行如是行將著古者作人之功而使吾宜聿追往昔理學文人之盛乃遽以粵之簿書相迫而去則寧獨邑弟子依依清光之不可復矣卽不佞亦愴於夫其師表而無所矜式焉矣雖然先生去矣丹石可銘安在哉然一笏石非高山之峙立俎豆間耶不佞是以敢舉先生之懿軌具載於言命鐫而存之以副先生諸弟子之請先生諱鼎臣字伯任號玉鉉豫章之劍邑人崇禎七年歲次甲戌季冬月

增修新城記

明蔡邦俊

邑舊未有城城自隆慶之元築焉邑外通虔汀內連崇樂盜寇出入無以爲禦前丁卯大中丞胡公來視師檄有司與崇樂二邑竝城男耕女織士書商作始有宇宇於今六十餘年矣歲壬申寇自虔吉來侵於疆攻城三晝夜堅壁固守卒賴安堵可謂非睥睨力哉今大中丞解公復受上命巡閱是方環邑父老以城增高請檄下有司議夫自有邑治以來垂六百餘年始克有城山川邱陵固已地險之設矣今議增其雉堞以益成其屹然

之勢豈不以今之修較易於昔之創乎然而亦有難焉者昔之工費至二萬金皆請於官帑不分毫取諸民今之帑無可請矣今之民日告匱矣一有興作徬徨相視爲道旁室耳爲燕雀堂耳爲痛哭流涕紙上文已耳夫宋墻雨壞揖盜夜開其鄰知之其子知之豈宋人之識反出鄰與子下哉姑息苟且而幾幸於盜之未必至也智其子而疑鄰焉晚矣余受檄以來日與僚友商之而苦未有以處也司李李寅翁以試事聘粵東道經茲邑集父老而告以安不忘危且論衆舉之易舉也推誠誨導捐貲倡之諸凡男耕女織士書商作皆稽首歡呼子來恐後於是而歎德風之偃草今猶古矣余以各邑逋賦致負叅罰勑粵歸至樂邑爲余諄切開諭樂人悅服半閱月而輸五千金蓋感化若斯之速也孰謂至誠之不可動物也乎是在賢令尹推翁與余勸勉之意設誠而力行之以慰父老之請以報大中丞之命則是余不佞拜受翁明賜也敬序數言以薄俸從焉而與翁共觀斯壤之成

潭坊萬福橋記

明涂柏

浮屠氏有八福田之說而橋居其一焉蓋以橋之福殆非徒一人之福也如絲酬古渡遠通閩廣近接盱江東達臨金西穿崇樂往來車馬擔簦負販者日不知幾何人也然溪水漂激雖造舟以渡未免淪溺况風雨驟漲兼恣怒濤敢駕一葉之扁舟乎昔先朝萬厯年間本邑顧侯嘗興建橋之役率不克告成迨甲申歲有盱江謁華客至此橫流而渡忽暴風作淹沒者數十人本里宏若鄒君聞而痛之遂欲造石梁以便行者於是同兄弟

聚里中人士謀僉大喜乃審水勢卜方位擇良辰宏若君捐貲倡建徑鍾岳協力贊襄暨范陽諸君同里古姓及邑中歐陽君儼然劉君惟欽黃君天游僉有所助焉拮据勤勞不避寒暑不倦始終順治戊戌歲冬十月告成因題其橋曰萬福觀者以爲若橫江之帶也若臨河之關也幾欲繼襄陽馮公之績而媲美焉向之車馬擔簦負販至此而惴惴恐涉者今則共登彼岸矣通計貲用八千有奇義助者十之一宏若獨居十之九囊乏則變產以濟之不少吝也此其功其德雖杜元凱之富平蔡端明之泉洛當不少讓橋之左夙構塔名三元爲通邑水口文筆宏若君復於塔傍獨力創三元閣以補東北之缺而鎮艮風嗣是賢書聯登有文昌堰合之兆則其福世之大且久又寧有量乎遂喜而爲之記邑人涂柏記



陟華亭石橋記

明詹爾選

去宜城二十里而造曰陟華亭流水淙淙乘雨漲則冲  
潰人病涉焉明宇徐公因謁真君至其處見而憫之殫  
獨力爲橋以濟不踰期而巍然堅好又以其餘修其路  
之圯廢不治者往來者無不口誦而心銘也夫兩畢除  
道水涸成梁先王之政所以不用財賄而廣施德於天  
下者也安平君見寒而涉水者解衣衣之雖仁心爲質  
然特一人之事耳孰與橋之爲利宏歟嘗歎人於善事  
輒恨不能爲凡民之疾痛漠不動於心卽遇之於前幸

曰非吾事也否則力不及也又不然未暇也雖有善事亦置之而已然則公之建斯橋也又曷可泯耶公嘗宦遊四方所至皆有政績可紀既歸無所事乃歎曰吾不獲盡行之於國吾猶將見之於鄉於是淡薄自安力爲利人濟物之事凡歲凶而減價以糶貸粟而弗收其息以及梵宮道院之役虛而至實而歸有可以行其志者皆忘其身之勞而爲之也夫公頽然里居無當世之責而能出其私財隨地建造絕無推諉之意其有見於古之道也夫樂安詹爾選記

馬停橋記

明歐陽振鸞

吾宜千巖萬壑山多而水橫溢黃水自崇賢鄉而來洪濤洶湧奔流東下至鹿塘令旗段之間別有一派西自雷坊小麓而至者橫截右腋斜赴黃水今所稱馬停溪是也道爲閩贛通衢接壤華蓋華蓋故江右名山浮邱王郭煉丹飛昇之宅仙風道氣披拂宇下叩之者若桴鼓是以奔走四方之士不憚千百里辦香致祝風趨雲合凡自湖以東而來者踵相躡也而路必由此溪溪之上下皆阡陌泥濘復益之雨澤橫潦與闌入之黃水匯

爲深淵崩岸潰堤幾於不辨牛馬所以途人及此有脫  
輓滅頂之憂焉予傷心於此久矣因憶先慈未背時思  
建石梁於雷源弗果尋施舟航立田產以資利涉心嘗  
念之嘗思所以承先志者於是就此溪度方廣相水勢  
長亘數十武廣半之於崇禎己卯孟夏之初刑牲告虔  
鑿山輦石立尖墩以殺水勢廣二養以導衆流竭蹶不  
遑凡八閱月工竣今往來者幸利涉矣予安敢自以爲  
庸亦稍慰先慈未竟之志云耳後之子若孫體前人之  
心舉廢修墜是所望焉邑人歐陽振鷺記

永思堂記

明 艾南英

永思堂歐陽芬及其弟茂立祠以報郡太守豈凡蔡公  
而設也芬家崇仁縣界師友僂負與宜便因徙家宜宜  
俗賽神社飾男子演古傳奇事以樂神宜有劉族繁巨  
且富甲於宜強芬青童爲婦飾迎神芬見而怒以童去  
劉聚衆攻芬門焉且辱之前太守黃公應秀直其事罪  
劉而歸芬使仍居崇以避壬申五月二十四日流寇自  
吉永豐侵崇仁芬居去崇仁縣治七十里不及入保芬  
弟茂因挈家入宜與崇仁諸生張明張冠俱芬善談兵

數從宜黃縣丞胡鴻賓治火藥商戰守事時胡承軍北門芬止宿軍中軍食乏芬爲假餉於崇仁大姓周氏時鄉兵號滄源弩手者習射虎能機毒矢以弄宜黃境例不得調遣芬爲招集界口壯胡承聲援部分甫定寇以二十八日至宜黃過姑嶺芬與胡丞督戰殺傷頗相當竟以衆寡不敵故胡軍潰丞走入壁芬度丞敗無可共事欲跳入宜顧家累寇已圍城不能入還走崇仁以免三日賊解圍入寧都是時賊迫省會兵且聞南京操江兵將至踉蹌歸寨而人情洶懼慮寇復返劉有黠而富

者聚其族謀曰報歐生此其時矣布流言城中芬與賊通故給胡丞使陷師將以圍城且言賊自寧都子芬黑旗營五百人有不知誰何丐兒行乞於市夜負薦草宿神祠中誣爲芬姦細然終度芬子身跳崇仁無徒黨遂執滄源鄉兵爲芬徒鼓衆縛芬母妻及弟茂諸生明諸生冠等宜令張公濤見而寃之繫其母妻以俟是時郡省戒嚴芬無可奔控請於崇仁教諭教諭爲申道府督學督學檄其事太守蔡公公詢丞宿止軍中月日皆與芬口符丞軍敗實由蕭巡簡援師不至丐兒與芬不相

涉滄源弩手皆衣冠族有保甲居籍芬得免於難劉懼  
反坐乃假異姓詭名黨里者保遍誑上官又僞爲芬通  
寇實錄遍籲宦紳先時劉所賽神社祀故元時將軍祀  
田千畝及神所衣袍甲兜鍪皆冶黃金爲之織黃金絲  
燈籠具費值萬緡至是劉聚族討事由賽神強書童爲  
婦飾因毀祀具行金錢南昌時南昌故太僕劉洪謨始  
由清直著名朝紳閒晚節頗不終然兩臺司道畏其口  
唯唯稟成又暱所幸燕姬劉因行千金燕姬所洪謨用  
是力排芬通寇芬坐是先後禁本郡獄移禁南昌獄又  
禁憲司獄再駁建昌府推官復移禁建昌獄然終以通  
賊無左驗事由仇誣竟得白而前後反覆折辯不苟阿  
徇太守蔡公力居多芬與其母妻暨弟茂肖蔡公像於  
家扁其堂曰永思朔望必拜祝勒石紀頌且記其名堂  
之意頌以屬周君廷贊廷贊卽滄源弩手族也而碑記  
以屬南英故不敢辭公號豈凡諱邦俊晉江人由崇禎  
戊辰進士艾南英曰撫郡入國朝至是歷寇者五矣先  
時以書生奮義勇杖馬箠因人成事者徃徃而有獨怪  
芬倚丞爲功敗則媒其罪使非蔡公幾以賊從吏議痛

哉公平反不寃此特其一端至於見利而動擠士於辟  
乃平時所稱道學君子又獨何心歟悲夫操行之不終  
所由視蔡公殆徑庭矣出天備子集

城隍廟記

明 鄭惇典 邑人

城隍有廟古典也自畿甸迄於要荒郡若縣咸秩以制  
宜黃廟在西北隅庚續百禩日久廟圯棟折矣神棲於  
基基墜矣神暴於臺邑侯稽首謁事無地矣不亦深可  
慨哉今侯俞公被命至邑翌日祇謁廟神矚神暴於臺  
蹙然曰令之過也下命特新之申畫示勸篤謀務成視  
基於東嶺之羨地宏以敞屬役於里之義民戒以嚴經  
其費於公私裒益便以宜妥其神正其祀於堂閣廊廡  
巍以煥視嶽比雄而埒麗矣列楹以百募鋸幾萬若神

施天雨於嘉靖丙寅正月經始越四月而工式底績焉  
筮五月朔受神於廟先日里之士人有夢神霓旌鏡吹  
邏吏前呼負塑馬輦塑童揚詡若侯迎者俄至士人之  
旁館神命隸假士人之鶩牲以謝侯士人倏覺旦乃知  
侯之迎神者祇夢事也廟成而神之異有若此神既攝  
祠祭人達願夏仲恒雨殺禾五月朔雨至於六月朔雨  
民皇皇以待命侯乃去檐露冕躬顙於神曰不日則無  
禾矣越八日赤照行璇題東畝晞西畝亦晞民夷懌以  
頌神功逮於夏季恒賜焦稼六月中旬不雨至於月終

不雨民嗷嗷以待哺侯又去檐露冕躬顙於神曰不雨  
則無稼矣三十日滂沱數百里七月朔雨二日大雨民  
亦夷懌以頌神功廟成而神之靈又若此噫嘻微神吾  
民其疇寧乎微侯吾神其疇依乎微夢吾侯孚神其疇  
知乎微雨賜神協侯夢其疇信乎是知民之休咎係於  
神之興替寄於侯侯之精英洩於夢夢之徵應見諸  
雨賜幽明不可誣也侯命鄭生撰廟記而屋而祀沿代  
有之不足殫述敢紀神之靈異侯邑乘擇焉侯浙江宣  
平人受檄任事涂汝漢徐國賢張景碧鄧鍾迪簡良以

屬工並得備書隆慶元年丁卯孟春月吉旦

三禪院遊記

明羅仲

崇禎癸酉菊月之望黎川黃海岸先生慕吾宜之禪窟  
甲於西江宜之古刹凡三十有六如曹黃石鞏其最也  
先生自匡廬開先溯流而來予掃榻於百花塔下之水  
月庵閱二日邀余堯可先生始走石鞏距城南二十里  
有陟華亭亭右遠石澗進五里卽鞏上是日散步循外  
橋磴道而入清暉白雲往還襟袖先生品峰題石謂大  
有雁宕天目諸峰之况院主蘭城從門橋之西攬袂偕  
行相其全勢嵌空懸碧落間屹立環衛者十八而鞏之



頂踞於中央昔傳爲十八羅漢峰拱侍如來視之殆儼如也四旁小澗灣抱然澗之曲石陟級因灣而成抱蓋不從其水從其山也山之圓秀三峰竄於東南若分匡山五老之半次日寺僧前導登層嶺烹泉一壺對前峰以候日出予有欲爲曉峰留旭日猶堪持贈數重雲之句蓋賓日也坐望日漸高紅光如縷煙絲注射鞏隙遂循殿西步至鞏下周匝坦平一箭地卽當日三平忠披胸受箭處也再躡石道數十武可援崖至巔俯下三五步鱗鬣於環鞏之腰則石室穴開丈餘內一線空洞無底其上則如盤可置蒲團環坐卽當日禪子跌跏其中而馬祖磨磚省發處也先生撫石嘆曰半個聖人在是矣傳燈所載不其然乎鞏北去數步卽新砌普同塔先生述先德塔偈數首復由東徑而上踞坐抱膝多題咏有口占曰禪伯何緣鞏頭遇凌空賦就驚人句長風吹落半天雲幻作菩提花幾樹從此旋繞至寺之左有翠竹沿澗堤茂密可人意復返殿東偏之藏經閣登闕環眺則四面陡卓追憶武林之天竺飛來吳之堯峰范谷與次鷄巖之棲羽客嘯鶴山之迂令威約略似之徜徉

竟日與諸禪和子酬酢機鋒先生因以向上一路扁其  
額且援筆書聯則有曰如何是古佛心夜半正明天曉  
不露所寓皆禪趣也卽席此袞袞地者軒可拜石橋可  
招隱堂可款雲靜吟獨嘯足以盡石鞏之致而致猶未  
盡也南行五里許山谷中流水瀼瀼皆寒泉名九曲澗  
又十里卽爲黃山橋亭西折數丈若輿圖另闢角石如  
兕排松如虬則有高摩丈人石俯揖大夫松可賦也再  
越二三十步一徑逶迤曠影東升稠籬裊篆則有日返  
千山赤煙寒一島青可賦也循級而上望巍費連岫獅

坐流光則有玉殿含天地金燈照寂  
步曲嶺直躡後巔樹稍出沒石聲淅淅則有雲當天柱  
出泉傍小孤流可賦也遠眺則古樹蕭森竹影萬竿四  
抱若城巨巖飛瀑大類匡山之馬尾水麻姑之神功泉  
挹取作茗酌極其甘冽再顧秀茵展翠空霧霏霏載咏  
車騎踏香草僕人沐花雨之句咏未已晴絲穿橋攜老  
僧之筇偕淨侶十數輩爲叩當年禪師舊印元燈續燃  
七葉夙振月輪諸禪師墓具列前峰之麓遙堪頂禮橫  
披嶺外飛雲採取巖前黃菊可當古德宗風至今未墜

先生不禁神怡目聳語僧侶曰可以返方丈矣越宿整  
籃輿北下十五里復由陟華亭西折二十里爲彌陀石  
旋過雨花巖巖堂三禪師像居民水旱災禱禱之輒應  
時從倚衡凝眸望山之前簇若數瓣青芙蓉絕嶺若蕨  
蕨甚先生嘆曰此真禪窟也則曹山在焉既近寺門則  
有觀心大師擁繙徒數十輩至此則目不及盼趾不及  
舉觀師對先生曰岸公今日果從曹溪來乎先生曰適  
從曹溪來今日應同大師從曹溪去兩兩相視而笑至  
方丈先生與觀師茶話竟夕均語所得若雲流泉響繙  
衆夜出寺門外從黑暗中見方丈簷牙後紅光數朶如  
毳繙侶隨返方丈前視之則海岸先生同予與觀師偶  
坐談易畫河洛筮變圖於几上及配仰山圓相九十七  
種衆告師曰適自門外望方丈有光透簷牙何從得此  
觀師拍案曰圓相光現實從太極已有之胡乃以今夕  
獨生詫異汝輩得非門外漢乎因指點圓圖合之河洛  
原委各有深契遂就寢有飛泉落枕上不知其爲風聲  
爲梵鈴也次晨由寺門西行十畝卽本寂禪師塔先生  
拈香掃祝與觀師偕和數偈隨禮將軍墓曲徑九轉乃

至千仞絕壑剪榛攀藤而上有泉名卓錫因曰彼曹溪  
與此曹溪實若氣呼神接誠奇矣邇當日紙衣道者既  
往遂令此水濛濛無色何至茲時復登卓錫地乃得挹  
天光於石泉之隙則又奇環視巒岡四應如列戟如旗  
鈴如食前盤豆下視青澗紫煙乍近乍遠象生其中上  
視絳霄如百匹布幕長空舒卷若岳字益又奇久之僧  
持鮮茗同飲於百丈天際憑高四倚目精欲瞶足心欲  
酸嶺之半復飲茗因述寺自唐前以來千餘年不知幾  
經興替祖師禪凡三見今日非觀師來此開法席振頽

闕荒則殿廡梵相猶若淨樂王還空劫事耳况建刹以  
前山川雲物又何從而知之再一日欲別觀師語先生  
曰本寂面孔尙在未審何日重相見也因答曰靈鷲一  
記曷去曷來師當惠我拄杖子應時可以策足寧僅斯  
遊耶頃聞二三侍者逐一和南因隨拈本寂大師當年  
公案謂如何是金鎖位路直須回互等句師曰不墮尊  
貴相者應有解悟兩兩復相視笑而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